



带刺的玫瑰



87
I217.2
222

3

王 平 著

带刺的玫瑰

Dai Ci De Mei Gui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五·呼和浩特

B

320232

带刺的玫瑰
DAI CI DE MEI GUI

王 平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0.25 字数: 261千 插图: 2

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800册

统一书号: 10089·354 每册: 1.65元

B430103

目 录

医生和他的病人.....	(1)
雷雨之夜.....	(6)
营林专家夫妇的生涯.....	(14)
二立军令状.....	(24)
停锯的风波.....	(29)
林海的春天.....	(37)
新厂长上任的风波.....	(40)
副业队长.....	(44)
一米木头头的故事.....	(49)
山林的女儿.....	(57)
带刺的玫瑰.....	(70)
山林里的青年人.....	(81)
拣木头头儿的姑娘.....	(87)
兴安岭的人更美.....	(92)
大兴安岭人.....	(102)
生命溶进浓郁的绿色.....	(115)
女医生的心灵.....	(133)
抉择.....	(141)
冬日的霞光.....	(148)
伐木工的家事.....	(153)
兴安春雨.....	(164)

离休之前.....	(167)
猎民村的孩子.....	(174)
队长的红灯.....	(184)
森林卫士.....	(188)
小溪静静地流.....	(192)
胖妞回山沟.....	(195)
秀婵和她的两个丈夫.....	(201)
变换位置之后.....	(219)
森林里的爱.....	(231)
娟娟、壮壮、庆庆、霞霞.....	(246)
杜鹃绽蕾时节.....	(253)
退休.....	(265)
重返山林.....	(271)
检验工.....	(282)
雁高飞.....	(285)
深夜的贮木场.....	(290)
山菊花.....	(295)
森林的主人.....	(300)
新任局长.....	(306)
红花耳基纪行.....	(310)
樟子松篇.....	(315)
布利亚特的春天.....	(320)

医生和他的病人

启明星还眨着亮眼睛，郑启就背起了红十字药箱，精神抖擞地踏上了通往林场的公路。等太阳刚刚露出笑脸，他已经走了四十多里，来到了红星林场进行巡回医疗。

象往常那样，他轻轻推开了工人宿舍的门。他惊呆了：原来，他的患者——瘫痪两个多月的老工人牟松民已经离开床，甩掉拐杖，双脚着地了……

两个人激动地抱作一团。“郑大夫，我能走了，我又能亲手为祖国生产木材了。”牟松民欣喜地说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。郑启百感交集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。

路 遇

五个月以前。林业局职工医院外科主任郑启参加了林业局巡回医疗队，为林场、工队的林业工人服务。

这天，他从东风小工队回林场时，天快黑了。工人们见挽留不住他，都自告奋勇送他回去。他坚决不答应，连连摆手说：“这条道才七华里，闭着眼睛也走不错。”谁知他没走出三华里，就迷了路，闯到了筑路队的爆破区。点炮员已进入掩体，场地安全员发现了一个人影，连连举起红旗，发出“危险”信号。可郑启只低头走路，竟没有看见。这时，从一辆隐蔽着的解放牌汽车上突然跳下一个人，他一面大喊“险！”一面向郑启奔去。等郑启发现点燃的药捻正吱吱燃烧，一下慌了手脚。这时，那人已跑到他

跟前，拽着他向掩体跑去。在他们快接近掩体的时候，只听得背后“轰隆”一声响。“卧倒！”来人一边喊，一边扑在郑启身上。大地在颤抖，气浪把巨石破土抛到半空，又把它摔到地上。炮声刚落，筑路工人们纷纷向他们跑来。那人翻身跃起，郑启也跟着爬起来。他仔细打量那人，原来是个两鬓斑白、面孔黝黑的老工人。郑启紧握住那人的手说：“谢谢你……”那人望着郑启背的红十字药箱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受惊了吧，医生！我们欢迎你来啊！”接着，又讲了一些走山路、审伐号应当注意的事情。末了，他向奔来的筑路工人们摆了摆手，道声：“再见！”就拽着郑启向汽车走去：“上车吧！我们的车回林场。”郑启发现，那人走路时，只用一条腿使劲，忙问：“左腿受伤了吗？”那人漫不经心地回答说：“老毛病，留个纪念。”接着，他打开门，郑启上车了。

汽车飞快地行驶起来。不久，就停在林场招待所门前。郑启下了车，正想问那人的姓名，那人已关上车门，把车开走了。

找 到 了

郑启躺在床上，久久不能入眠。那位老工人舍己救人的美好形象，一直浮现在他眼前。他想到：那位老工人的腿有毛病，自己竟没给治一治，不由得有些内疚。他决心找到那位老工人，给他治腿！

又过了几天，郑启到山场巡回医疗。上了一条盘山的偏坡集材道，只见西坡拐弯处，有一台斜歪着车身的拖拉机停在那儿，旁边围着几个人。原来拖拉机拽的原条在拐弯时被甩到集材道下去了。道下正是陡沟。只听到那个年轻的司机说：“真糟糕，可惜这些好木头！”说着，就要解集材索带。这工夫，从沟下猛然跳上一个人来，高声说：“一棵也不能扔！国家急需木材啊，小伙子！”听声音，郑启觉得很耳熟，一看，正是救自己的那位老工人。他问身边一位熟识的青年工人：“他是谁？”那青年工人惊

讶地望他一眼说：“你不认识吗？他就是咱林场的劳动模范、共产党员、汽车司机牟松民呀！”

牟松民在拖拉机后观察着，沉思着。他和大伙商量了几句，就领着几个人往林中奔去。不一会，他们扛回了几根短木头，放在道下陡沟里，垫在掉道原条的下面。接着，他钻进了拖拉机驾驶室，发动了机器。履带转动了，可车还在原地空转。牟松民皱着眉头下了车，前瞅瞅，后望望，毅然脱下棉袄，铺在履带底下。郑启赶忙上去拦住他，说：“牟师傅，操心感冒。”牟松民笑笑说：“没事，我都冒汗了。再说，车打滑，垫别的又没有。”他进了驾驶室。“轰隆隆”的拖拉机压着牟松民的棉袄，把掉道的原条拽上来了。牟师傅把车交给了拖拉机驾驶员，又大声讲了些什么。那驾驶员连连点头，把车开走了。

牟松民正要下山，郑启走上去一把拉住他：“牟师傅，这回我一定得给你治治腿。”牟松民摇摇头说：“那有工夫啊！我还要给别的工队送材料哩，车就在山下……”这时，旁边的工人们都七嘴八舌地让牟松民留下治腿。牟松民这才答应送完材料回来，到工队帐篷里找郑启看病。

往 事

郑启一检查牟松民的病，惊异得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过半百的严重腰间盘脱出的患者，竟是那个舍己救人、拉掉道材的老工人。他请牟松民谈谈病史。陪牟松民来的汽车助手小张抢着向郑启介绍了牟松民的情况。

原来，牟松民是个老林业工人。由于参加了工人反对日本把头的斗争，被鬼子山林队长打骨折，落下了这个病。解放后，组织上多次要送他到外地治疗和疗养，他说啥也舍不得离开生产第一线。六年前，夏天发洪水，有些流送的木材在河边被洪水冲走，牟师傅第一个跳下水打捞。他一连战斗了五天五夜，水里的木材被打捞上来了，牟师傅也因受潮，病情恶化，几乎不能走路

了。大家把他送到局职工医院，一个戴白口罩的大夫简单询问了几句，就无可奈何地摆摆手说：“这病是外伤引起的，没啥特殊的治疗方法。目前在外国也是不治之症。你就卧床休息，吃点A BC吧！”

听到这里，郑启不禁想起了自己。这几年下林场少了，感情淡漠了，用冷漠的态度对待了多少象牟师傅这样的工人患者啊！他惭愧地说：“牟师傅，过去我们……”牟松民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不提过去了，你们多下来走走，我们就高兴。”

郑启为牟松民做了精心检查，确实是腰间盘脱出压迫了坐骨神经，两腿都要萎缩。现在，病情在左腿表现得特别严重。他警告地说：“牟师傅，你现在必须休息治疗，再发展，双腿就要瘫痪！”牟松民不在意地笑笑：“能动弹一天，我就要多生产一天木材。”作为外科医生的郑启，深知牟松民和疾病斗争的毅力是多么惊人。他感到眼前突然一亮，仿佛老工人身上有什么东西闪闪发光。他激动地握住牟松民的手说：“我一定向你学习。用你那种革命精神治好你的腿！”

闲不住的病人

郑启为牟师傅的病，专门找林场主任协助。在主任的命令下，牟松民只得卧床休息治疗了。不久，郑启回医院开会，临行前，把药和应该进行的功能锻炼，都告诉了牟松民。开会的六天内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自己的患者。会议一结束，他冒着大雨连夜赶回工队。当他来到牟师傅的宿舍时，突然发现患者不见了，药瓶子上也蒙了一层灰。他有些生气。这真是个怪人，不配合医生治疗！他没换衣服就往山场奔去。雨越下越大，集材道成了条小河。这样大的水，集材道一般要被冲垮的，可是，现在，一台台拽着原条的拖拉机却通行无阻。郑启仔细一看，原来泥土比较松的地方，都垫上了枝丫。他打心眼里钦佩队里的工作安排有预见性。今年雨季提前了，他们的雨季作业准备也提前了。正

在这时，他身后传来了小工队长的声音：“你的病人干了六天啦！说啥也劝不住。他说今年雨季保证来得早，来得突然。可我们当时不信，还按老经验抓雨季前突击采伐和集材。结果，他自个儿偷偷上山修道了。看，那不是他吗？”郑启顺着小工队长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重重雨幕中，一个人影在走动。他大步奔上山去。这时牟松民正坐在一根木头上，一锯一锯地锯着一根粗枝丫。他身上的雨衣早叫雨水浇透了，紧贴在身上。雨水顺着防雨帽流下来。郑启一把夺过牟松民的锯，一面催牟松民快快回去，一面自己坐在木头上干起来……

经过几天紧张的修路和雨淋，牟松民病情加重，双腿完全瘫痪了，但他在病床上还关心着队里的生产。有一次，他侧耳听外面停着的几台拖拉机的响声，突然对给他看病的郑启说：“大夫，你告诉他们，三号车喷油嘴有毛病。”一检查，果然不错。郑启感动地说：“牟师傅，你一心为公，心里唯独没有自己。我要向你学习。”牟松民笑笑说：“不！我做得还很不够。为四化我还要献出光和热呢！”牟松民一心为四化的精神使他激动不已。为了治好牟松民的病，郑启到处拜师求药，终于从五十里外一位老药农那儿找到了治疗这种病的秘方。接着，他又翻山越岭采集草药，生活非常紧张。他感到，这不仅在治牟师傅身上的病，而是使自己在思想上真正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。

尾 声

牟松民的病好了。他又驾驶解放牌汽车奔跑在运材公路上了。背着红十字药箱的郑启坐在他身旁，日夜为林业工人治病。

郑启虽然五十多岁，他仿佛越来越年青，他从来没有这样欣慰过，他和牟松民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。

原载《红林日报》1972年9月25日

雷雨之夜

一

“轰隆”，一个又一个霹雷响过，震得窗上的玻璃发颤。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，雨又象瓢泼似地倾注下来。

我看了看夜光手表，时针指着午夜十一时，一阵紧一阵的电话铃声敲打着我心头。我在不断地听取各地林场的汛情报告，并迅速地传达着局领导防汛抗洪的指示。突然话筒里传来公路五十公里九号桥告急的消息。老桥工任老庆嘶哑的声音惊震着我：

“上游山洪暴发，根河水猛涨，十二时洪峰可到九号桥，必须让山上小工队十二时前抢运油罐和粮食，否则桥被水漫，公路被切断……”是呀！根河彼岸的青松岭有一个长年采伐作业的一〇二小工队，人没粮食，机械没油“喝”，不但停产，还直接关系到同志们生命的安危。山洪提前暴发，情况变得万分紧急，如果不做好充分准备，那才是我这调度员的最大失职呢！我操起电话，准备要通知汽车队，把计划明天早晨发的粮、油车，马上发出。并请示领导，我亲自随车去九号桥察看一下水情。

不等我摇电话，汽车队话筒里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：“唐调度，我们请求马上往一〇二队发车。”“好啊”，我高兴地对话筒喊，“咱这是不谋而合啊！”“格格！”话筒里传来一阵笑声。

“谁？，怎么是一个女孩子？”我大声喊：“简直是乱弹琴，我找你们的队长——”“轰隆！”又一阵响雷，电话不通了。我操起雨衣，准备到汽车队去一趟，灯光一闪，“咯吱！”一辆汽

车停在调度室前面的停车场上，透过玻璃，闪电下，轮廓清晰地看到汽车上苫好雨布、装满粮食的大箱板，和后面拖着的一节油罐车。“嘭”的一声，门推开了，带着一股潮，的雨腥味，一个中等个儿，穿着油腻工作服的瘦削身材的司机，匆匆地走了进来。“唐调度！”音质清脆的女高音叫了我一声。“啊，——你——”我吃惊地打量着她，终于看清了这个被雨水浇得湿淋淋的人。

她是扎根在林区的上海知识青年李阿秀。我不由得一惊：“你”？“我——怎么，不相信？”我突然明白了，她准是和老司机、八级修理工、抗美援朝的汽车兵周师傅一起来的。我急不可耐地问：“周师傅呢？”“师傅？”她那长瓜子脸上的那双清澈的黑眼球狡黠得一眨一眨的，似乎在说：“你这当调度的还不知道！”我猛然想起，周师傅执行任务，往河堤运送抗洪物资去了。仔细一想，这是雨夜，运送急用物资，单独执行任务，她这个新司机可有点够呛！想到这儿，我坚决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李阿秀同志，请马上回去，告诉你们队长，要派一名老司机，要涉水过河！”我一字一板，咬住最后几个字，是故意让她听出分量来。她那黝黑的脸上泛起了红晕，显然是激动了。但那双清澈透底的黑眼球，依然一眨一眨地闪着狡黠的光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我忙着摇电话，她看我发急的样子，“格格……”又笑了起来。我心里骂道：“乱弹琴，奶毛未褪，还想担重任！”我向交换台大声呼喊：“要汽车队……喂，汽车队！”电话通了，汽车队一个司机也没有了，连队长也跟车上山了，只有一个烧炉工守着电话。

外面又响着震耳的雷声，她不安地开开门，看着雨夜；又急急走过来，神速地夺下我手中的耳机。刚把耳机放在电话上，随着一道闪电划过，响了一个炸雷，电话机蹿出一个火球。她沉静地说：“雷雨天通话要特别注意！”我挺佩服她的果敢、机警，眼下虽然没有人，但不能感情用事，我左右为难。“我知道，我

的技术挺差，可是师傅们都到了抗洪第一线，他们都几夜没阖眼了。周师傅常讲，“为了战斗的胜利，咱汽车兵得大开油门，豁出命也要往前冲！”她开始是北方话，后来说起了上海话，象炸弹一样，一颗颗炸开了。她激动得把油腻的解放帽拿在手里，一上一下舞动着，两个小辫一撅一撅，好象也在帮着主人抒发满腔的激动。“喏，”她从上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本，“这是我的司机票，我立下军令状，完不成任务听凭你处理。”李阿秀在我们局倒是挺有名气的，就在知识青年被返城风吹得晕头转向的时候，她照样在小工队开拖拉机，运木材。她说，知识青年都挤在上海也未必对，兴安岭是我第二个故乡。我是吃了秤砣，铁了心了。今天她句句讲得有道理，不容人争辩。她那黑眼珠一眨一眨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有你现场指挥，还有冲不过去的火焰山！”时间不等人，不能再犹豫了，我提醒自己，“发车！”我终于下达了命令。心里想：这段平路她驾驶，到山路我这“老将”再出马。

她象一个出征的战士那样，把发动机、底盘、轮胎几个部分很快检查完了，熟练地起动、敏捷地变档，车子行驶得稳稳当当。渐渐加快了速度，车子沿着公路飞快地奔驰着。驶到三公里，我想起今天白天养路段汇报说，有一个两米的塌方，要提醒她注意。汽车“呜”的一声，她轻捷地轰了“一脚油”，由四速减到三档，最后变成二速，方向盘往里一打，汽车安全地绕过了陷坑。前面是笔直的公路，应该加速了，话没出口，油门踩到了底，发动机吼叫了，车速达到了最高速！我的心不知不觉舒展了许多。

二

雨仍旧紧一阵慢一阵地下着。沙沙地击打着驾驶楼，车前窗上的两只交叉着的雨刷，匀称而有节奏地上下拨动着。

李阿秀手把方向盘，两眼注视着前方。清澈透底的黑眼珠闪着严肃、机警的光芒，显得十分老练、沉着。为了看清楚路，她

索性摘下了左边车门窗上的风挡玻璃，雨水不时地打着她的脸颊，微微扬起的眉毛和合拢的嘴角，都闪着青春的活力，脸颊上淌着小河似的雨水。我递给她手帕，她都没有发觉，哪里还有一点稚气的味道！她俨然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林海汽车兵。我在那看着，看着，回忆把我带到了四十年前……

那阵我刚考上票。在一个飘着雪花的冬季，我奉命驾车去铁路车站接一批上海来的知识青年。中途停车上水，第一次来到茫茫林海的男女青年，被这万树银花吸引住了，有几个小伙子和姑娘，在雪地上筑雪人，打雪仗，尽情地玩着。唯独有一个个子瘦小，扎着两个短辫的姑娘，伏在桌上呵着热气，写着什么。我走过来，说：“想家了，小姑娘”？“格格，”响起了一阵银铃似的清脆笑声。她抬起头，白皙的瓜子脸上泛着红晕，一双稚气未尽的黑眼珠闪着兴奋的光波，腼腆地瞅着我，说：“阿拉写的决心书……”她三个哥哥都在部队，原来组织上照顾她留上海分配工作的，她打了十一次报告，才批准到边疆林区来落户。她那充满着青春的理想，火一般的热情，深深地深深地激励着我。她申请到大兴安岭当一名采伐工，我笑了，说：“你这身棉衣还不压瘫你！”我告诉她越怕冷越冷，我出车只套两个绒衣，要锻炼培养意志嘛！她同意地点了点头。我指着她穿的棉猴、大棉袄、小棉袄，玩笑地说：“简直象个棉花球了！”她说，“妈妈怕我冷。”一面甩掉棉猴，帮我提起水来。她还说，百分之百的接受我的意见。车一开，她和挨在车门的人换座。车行走时，她不时地伸出头去，迎着刺骨的寒风，任冰雪吹打，谁劝也不肯多加衣服。她扬着头说：“要从第一天开始！”想不到我的几句玩笑话，引来了这么个小插曲，闹得我一路上直担心小姑娘感冒。以后，她果真当了林区第一批女采伐工，后来又开拖拉机，成了林区第一批女集材工。刚上山那阵，她双手冻肿得象个馒头，谁劝也不下山，在全局集材比赛大会上，获得了女子第一名……

车猛地一颠，我一惊，把头伸出窗外一看，已到了鹰嘴山，我

看了一下表，时针已悄悄过了二十一分，必须在十二点前赶到九号桥，还有三十多公里路程，按车速在四十迈以上计算，预计时间恐怕有问题。冷丁，我想起解放军野营训练从鹰嘴子二公里翻山，直接到九号桥，有一条盘山道，这要近十多公里，从这走就可以提前赶到。车很快就到岔股道了，怎么办？我驾驶，不！我对她的驾驶技术已百分之百地信任。这时，那磷峋峥嵘的山石，陡峭的绝壁、深谷，和那仅有三米宽、象条带子似地缠在山腰上的公路，出现在我眼前。晴天都雾气腾腾的可怕，加之这两天一直行车，我脊梁骨早冒冷汗了。“唐调度，时间就是胜利，翻鹰嘴山走盘山道吧！”“盘山道？有把握吗？”话一出口，我又怕刺伤她的自尊心。“有！”想不到她答应得斩钉截铁。她两眼凝视着前方，熟练地转动着方向盘。高高挺立的上身，象一尊威严的大理石雕象。她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说：“这条道周师傅带我闯过三次。”“啊！是你啊！”我怕干扰她，把想说的话埋在心里了。我早就听车队传着师徒俩向解放军学习，刻苦练习驾驶技术、雪夜三闯鹰嘴岭的故事。她沉静地回忆着似地说：“在鹰嘴岭的半山坡，师傅突然命令我停车，换前轮胎。我往山下一看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心一慌，忘了放手刹车，要不是周师傅手急眼快，一把把手刹车搂到底，车后轮都滑到近山崖绝壁三公分处了，你说玄不！周师傅说，‘只有不怕困难，才能赢得胜利。’的确是这样。”我从她那坚强的话语中和那沉毅开朗的脸上，吸收了力量，“翻鹰嘴岭！”我大声命令着。“是！”她严峻、刚毅地回答道。

汽车加大了油门，发动机吼叫着向鹰嘴岭奔去。我把头伸到窗外，加强了望：“里打！”“外打！”车子沿着盘山道，穿过雨雾，稳稳地行驶，绕过了九曲十八弯，终于翻过鹰嘴岭，飞也似地向九号桥驰去。

三

在接近九号桥一公里多的地方，狂风夹着惊雷闪电，大雨哗哗倾注，只能听到根河水的吼叫声，山洪已接近九号桥了。李阿秀加大油门，喊了一句“要和洪水赛跑！”“对，争取时间就是胜利！”我也大声地答道。车一个劲儿向前奔驰，拐了一个之字弯，红灯突然在眼前急骤地摇晃起来。停车的命令我还没出口，车“嘎吱”一声来了个急刹车，停住了。风雨中老桥工任老庆跑过来，一眼就认出司机座上跳下的阿秀，亲昵地嚷道：“是你呀，丫头！”说着忙爱抚地把雨衣披在她身上，“丫头，我猜就是你来了。你师傅的车往堤上拉抗洪物资呢。他让我告诉你，一定要你安全闯过去！胜利完成任务。”“桥漫了？”我急急地问。“桥上水十公分了，但桥桩稳定。”我们很快地察看了水情，水上涨很快，是十几年没见过的特大洪峰。“报告了吗？”

“向局里报告了。”“通知下游桥房了吗？”李阿秀问。“刚要通知，就看到了你们的车灯。”我说：“局防汛指挥部会通知的。”“不！”李阿秀严正地说：“水情突然变化，下游必须准备。”说完，三步并做两步，向桥房跑去。雷声滚滚，电波闪闪，我忙追上去高喊：“雷雨时通话危险！”只见她一把夺过任老庆手中的话筒，一字一板地报告着水情……。

河水猛涨，洪峰忽然象长了翅膀似的。通过闪光的电波，看到洪峰瞬间已到下游各桥房。闪电一亮，清晰地映出李阿秀印在玻璃窗上的颀长身影。任老庆眼里流泪了，嘴里自言自语地叨叨道：“好样的，真是好样的。可惜她一心爱着的男青年却甩下她回上海了！”是啊，什么使李阿秀这样坚强呢！我心头也十分激动，仿佛有一股热流在蠕动。“水浸桥，按交通规则是不允许通行的，怎么办？”我的话一出口，阿秀急忙上车，接上了话茬，“周师傅当年在清川江大桥被炸，轮胎紧紧顶着钢轨过桥，完成了战斗任务，这在交通规上也是没有的。”只见任老庆眼睛睁得大大

的，挽起裤腿，向桥上浸水的急流走去，一面高声喊道：“阿秀准备，我在前边引路，小唐注意了望。”“不！”李阿秀突然把方向盘交给我，跳下车向任老庆跑去，“任伯伯，让我来！”

“不，这里危险！你有个闪失，我怎么向你上海的二老交待！”老任对跑过来的李阿秀喊道，声色俱厉地说，“这里我是指挥，一切听我的！”他魁伟地伫立在洪水中，雨水从他斑白的鬓角流下。我从来没见过任老庆这么威严和庄重，“阿秀，去开车！”我让出了方向盘的位置，她二话没说，跳进驾驶楼。她那双黑眼球一亮，迸射出奇妙的火花，眼里不知是流泪，还是浸了雨水，她激动地喊：“任伯伯，你在前面引路，我在后面紧跟上！”根河水风狂地嚎叫着，卷起一个个漩涡；咆哮着，冲打着桥桩。风声里传来了任老庆的喊声：“做好准备！”“是！”我和李阿秀几乎是同时答应。李阿秀轻轻按了一下喇叭，我把头伸到窗外了望。老人举着绿灯，木板桥仅留下的一根木桩矗立在风雨中，是唯一的标志。河水咆哮着，敲打着桥头，冲打着任老庆。汽车拖着油罐，轮胎辗起一米多高的水柱，冲破风雨，徐徐地驶过了十三米长的木板桥。李阿秀拉住任老庆的手激动地说：“任伯伯，我们成功了！”我们都会意地笑了！任老庆掏出毛巾，爱抚地替她擦干了汗水。她脸上又充满了顽皮的稚气，清澈的黑眼球一眨一眨着说：“任伯伯，等着吧，送粮回来，套两个狍子，我给你烧上海风味的浆肉！”风声和雨声夹着汽车发动机的叫声，和李阿秀的清脆笑声，和阵阵松涛汇合组成一支雄伟的时代交响乐，一起向远方的深山峡谷传去。

又一道电光，映出了我身边驾驶台上的李阿秀的矫健的身影，我仿佛看到了四十年前，我接来的那个上海女知识青年。我不由得问她：“你爸爸、妈妈在上海吗？”“不，就在林区。”“可你——”“噢，我在上海念的书，毕业后又回来了。”“你妈叫——”“她叫海鹰！”“唔，是了，是了！我把她接回来的！”于是，我向她说起那段玩笑引起的小插曲。阿秀高兴得几乎从驾驶